趣園

烟火

（天放）

七月七日、變祝上海市府成立十週紀念、市民騰歡、城市不夜、誠為上海建設縣治以來未有之盛舉、晚間、於萬盞燈光閃爍中、尤足以資人娛樂者、厥惟烟火之舉、故市中心區和南市菜市場、均有演放烟火之舉、觀衆空巷而來、場為之塞、惜予南方亭烟火之樂、而北方起烽火之驚、是以俞代市長特下令停止民衆慶祝長演、及一切娛樂節目、思患預防、事固廉爾也、考烟火之娛樂、不自今日始、昔亦有之、明成化中上元張燈、福藩章懋上疏、願陛下以天下為樂、將烟火之事、一切停止、懋坐廷杖、為翰林四諫之首、時憲宗固沖年也、又福王乙酉正月、閣臣馬士英進烟火一架、價五百金、點放之際、烟藥中機造飛龍圍繞殿柱、王奇之、諸閣臣又共進一架、南渡何時、以中興大老、而為此宦官宮妾所不為之事、其能之哉、萬歷崇禎以來、諸緹帥鎮臣、製造烟火、價有近千金者、點放用原工、始盡其妙、

浮粟泉（月旦）

浮粟泉、在瓊州五公祠門口、相傳蘇東坡破謫居瓊、曾在該處讀書、門前有一井、其泉從井中噴出、顆顆圓勻、有似粟粒、故以浮粟名、今則井已就湮、僅留一小穴、水淺可見底、昨有友自瓊貽書告余如此、因囑余賦詩誌之、余因作七律一首云、『名流遺跡說瓊江、坡老風流尚未降、浪影噴珠看粟綻、泉聲戛玉擬春淙、（春淙亭在西湖、亦坡老建）、一番觴詠懷前日、幾度倉桑話舊邦、曼道坳堂覆杯水、涓涓行見潤飛瀧』、

鬼照相

（梅瘦）

自新文化運動物興以來、總司令、其時距藍天蔚之死、已五閱月矣、選舉既畢、因攝影以為紀念、則影中有藍氏馬、軍帽軍服、佩刀、左手握刀柄、面目栩栩如生、其旁又有一鬼軍官、立處與藍相近、口鼻略模糊、腹部亦全失、惟雙足則革履如藍氏狀、此鬼之後一兵士、為鬼影所掩、幾合為一體、頭足皆鬼、而腹則兵士、兵所執之槍械、亦甚明顯、一若玻璃之透明、映現其背後之物者然、又四川趙營長之妻某氏、以營長死再醮、結婚之日、營長貂帽獺領、現影於新婚照中、狀亦弈弈若生前、同照者凡四五人、以營長顯靈、疑其有故、因偵其致死之由、始知營長實為妻所鴆、案乃大白、前輩某君、昔年曾見此二影於陸軍中將黃漢湘處、明晰可辨、黃與劉湘、藍天蔚、黎天才諸氏共事甚久、認此鬼影實為藍氏無誤、（黎氏今尚健在、隱居漢皋、以詩酒自娛云、）

文獻會中出品獨多之姚明煇

（鄭際雲）

此次上海文獻展覽會、有典籍圖像書畫金石古器藝術品史料鄉賢遺物、分七室陳列、琳瑯滿目、美不勝收、出品最多者、厥為姚明煇君、予所見者、有歸玄恭先生年譜、弇山畢公年譜、朱氏傳家令範、雲間雜識、滬城遊稿、寓畛雜詠、韻學驪珠、綠雪館詞、春在堂詞錄、崇雅堂詩稿、古雪堂文集、汪穰卿遺著、香草文鈔、樓溪文編、梯仙閣餘課、息園賸稿、遼懷堂全集、冬榮室詩鈔、恥不逮齋集、海西唱和集、天南同人集、天南文編、鳴鶴堂詩集、繡虎軒尺牘、避氛後集、宜雅堂遠集、雞憂集、銅仙傳、王司農題畫錄、央齋雜著、軍紀故事、禹貢正解、論語古讀、七國地理考、吳疆域圖說、安南小志、盛京紀略、征緬紀聞、陽宅鏡、萬卷樓印賞、星周紀事、雲間小課、貢舉考略、大都為秘籍孤本、聞其有一千種之多、姚之敏求好古、於此可見、姚為地理學專家、予讀書時、所見之地圖、什九出姚手、今則時移世變、姚已垂垂老矣、深以學校國文、教法不重讀、致學子不習聲音章句、而訓詁理義、亦從而晦塞為慮、乃撰教讀論上中下三篇、以為重讀之提倡、并親海其哲嗣肇均肇培讀經、驗之殊有效、遂益信讀為教術之唯一要着、且謂誦讀之教、遠在數千年上、如孔子云、誦詩三百首、授之以政、是詩始於誦可知、韓詩外傳、孔子困於陳蔡之間、弟子有饑色、讀書習禮樂不休、莊子云、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、弟子讀書、此皆可以證孔門之教讀、又云、仲尼讀春秋、孔叢子云、孔子讀詩及小雅、喟然而歎、據此知孔子自學亦不廢讀、其說至允當、然非所語於自命時髦之新文化家也、

鄭陶齋之盛世危言

（愛梅）

清季談維新、言變法、時人莫不以為始於康梁師弟、而不知猶有先知先覺者在、則香山鄭陶齋門前有一井、其泉從井中噴出、顆顆圓勻、有似粟粒、故以浮粟名、今則井已就湮、僅留一小穴、水淺可見底、昨有友自瓊貽書告余如此、因囑余賦詩誌之、余因作七律一首云、『名流遺跡說瓊江、坡老風流尚未降、浪影噴珠看粟綻、泉聲戛玉擬春淙、（春淙亭在西湖、亦坡老建）、一番觴詠懷前日、幾度倉桑話舊邦、曼道坳堂覆杯水、涓涓行見潤飛瀧』、

時務、輒發於詩、時人因目之為詩中陳同甫、如答敕園論公法一詩、前四句已能包括無遺、『公法知難筆舌爭。勢均力敵始通行。祇因律例分繁簡。遂使中西失重輕。』他如讀管子有感云、『非富不能強、非強不能富、富強互為根、當國宜兼顧、』又開礦謠云、『天惟養斯民、地不愛其寶、彭魄擎萬物、坤靈名富媼、』又時文嘆云、『束縛困英才、牧攝戒放縱、譬之千里駒、垂耳受羈鞚、』又俠客行云、『高秋街柝沉沉夜未央、一葉從空墜、手提革囊挪我前、取出頭顱血痕涴、』又聞日本小田切領事云、『俄與德法已合謀、俄法聯盟尤詭譎、中土若分日烏危、俄權已伸英利絀、欲籌良策保太平、除却聯盟鮮國從成強秦孤、強秦衡成六國滅、』於當時之全球治亂、洞若觀火、不媿一家經濟言也、此數詩、予皆見於李伯元之南亭筆記中、蓋自陶齋繼浮槎鶴山人集摘錄者、全集及盛世危言、皆未之見、不知今世猶有存否、然即此數詩、於陶齋之政治思想、亦可概見矣、

× × ×

記劉師培生平之片段

（病鶴）

儀徵劉師培中叔先生、博通經史、學宗漢儒、於許學心得尤多、所為文章、典麗淵雅、詞采斐然、雖以經學家見稱於世、然嘗撰文筆考章篇、力主有韻為文、無韻為筆之說、少年時即得意名場、南闈中式後、北走京師而作客、公卿多倒屣以迎、蓋慕其文名耳、惟其素賦特異、衣履至不潔、終年因首垢面、目病短視、兼患口吃、殆為五荊公之後身也、夫人何氏、以不櫛進士鳴於世、每每對客濯足、時在清季末年、舊京社會、封建觀念至嚴、對於此舉、不無詬病、劉則處之泰然、不以為怪、其夫人為余姊夫之幼姑、據傳在閨時、好學不倦、不厭、終歲把卷、致染類似神經之病、于歸後、受王荊公第二之熏陶、益覺放誕不羈、訐之者甚至謂其帷簿不修、然而劉對夫人、由敬愛而生畏、實所不免也、民初、北大號稱全國最高學府、教育界咸以馬首是瞻、劉則主講國學系、列科為詞章學、暨中古文學史、而學術界舊新文白之爭、亦開始於其主張新文化運動者、推胡適為領袖、堅持保存國粹者、未明標旗幟、而劉實居於祭酒之位、緣是、北平學術界遂有『新潮』『國故』兩大刊物之發行、惟人心喜新厭舊、於學術亦然、胡方由海外歸來、固一絕頂簇新之學者、後學景仰、如百川歸海、

長篇小說 秋千影

（三六九）

（程瞻廬）

第五十三回　聰明偏落網　禍福竟循環

壽到衛老頭兒夢醒起身的日子、已是三月初五日了。明天是正壽、今天叫做暖壽。正壽的一天、當然是大會賓朋。暖壽的一天、只是家族、至親、稱觴上壽、這熱鬧已哄動一時了。別墅裏面、懸燈結彩、戲班子連做三天、這天、恰是第二天演戲。這三天演戲的支配、算一天、是演給附近一帶的鄉舍看的。只為鄉鄰之誼、休戚相關、俗有『金鄉鄰、銀親眷』的稱謂、可見鄉鄰的重要、更在親戚之上。老衛做壽、大家都要來看堂戲、但是、正壽這一天、登堂祝嘏的貴賓、一定不少、萬不能容許前後左右的鄰人同時在這裏觀劇。

醫蝨（顏）

繭繅成絲以後、所餘的就是一些蠶蛹了、這些蠶蛹、普通是拿去養魚的、因為不拘大魚小魚、都喜歡吃這些蠶蛹、至於有蠶蛹而不養魚的人家、那就把牠視為唯一壑田的好肥料、不過除了上述等等用途外、也可以作為人的食品、據酷嗜此物的人說、蠶蛹、質香而味美、用以佐酒、確為無上妙品、記得前年到表兄家裏去、席上曾有這樣的一味菜、用蠶蛹洗淨、放在豆油中煎脆、加入食鹽少許、當時五六個人都不停的下箸、同時表兄也敦促我一嚐此異味、可是終覺得不敢領教、後來據醫生說、未婚男女、不宜多食、多食衝動色慾、有妨身體云云、可是我并沒有吃過、不知這話確與不確、

爭起赴之、劉則落落寡合、性既疏嬾、體復羸弱、晴暄坐馬車到校授課、偶值小風雨、必輒懼某君、昔年曾見此二影於陸軍中將黃漢湘處、明晰可辨、黃與劉湘、藍天蔚、黎天才諸氏共事甚久、認此鬼影實為藍氏無誤、（黎氏今尚健在、隱居漢皋、以詩酒自娛云、）又民國六年春、往來滬、兵所執之槍械、亦甚明顯、一若玻璃之透明、映現其背後之物者然、又四川趙營長之妻某氏、以營長死再醮、結婚之日、營長貂帽獺領、現影於新婚照中、狀亦弈弈若生前、同照者凡四五人、以營長顯靈、疑其有故、因偵其致死之由、始知營長實為妻所鴆、案乃大白、前輩某君、昔年曾見此二影於陸軍中將黃漢湘處、明晰可辨、黃與劉湘、藍天蔚、黎天才諸氏共事甚久、認此鬼影實為藍氏無誤、（黎氏今尚健在、隱居漢皋、以詩酒自娛云、）

寡合、性既疏嬾、體復羸弱、晴暄坐馬車到校授課、偶值小風雨、必輒懼某君、昔年曾見此二影於陸軍中將黃漢湘處、明晰可辨、黃與劉湘、藍天蔚、黎天才諸氏共事甚久、認此鬼影實為藍氏無誤、（黎氏今尚健在、隱居漢皋、以詩酒自娛云、）

為導、一笑置之、當洪憲謀進帝位、最得力之勸進一表、即為劉之手筆、按劉畢生、於政治生命、原無足論、所撰勸進表、亦係受挾制而為、若持苛論、劉氏從龍之願、亦為不期然而然之意念、似不必諱、故終落得一文妖之譏號、或不枉也、不過終為一代儒宗、於中國近代經學史上、信有相當地位、舉之者、且謂方太炎大師、尤有過之、諸身後著作、除一部分已經刊印外、其餘大都散佚、或為友輩剽竊以去、蓋劉無嗣、夫人繼逝、居常絕鮮戚友往還、致其畢生心血、盤理無人、抑亦浩刼也、